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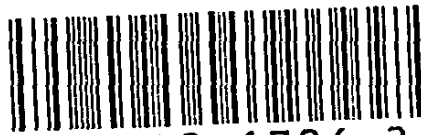
環 花

著 珍 席 孫

短篇創作集

花環

孫席珍作



3 0610 1796 2

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

1928

自序

這幾篇東西都是我五六年前的舊作。那時我正被戀愛所焦灼，因此，所寫的東西，大半是偏狹的所謂不道德的文章。統計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幾年中的產物，連詩歌小說，大約一共有二三百篇以上。但幾年以來，飄零了二萬里路，到現在重度文字生涯的時候，所留的已是無幾。有的因為早年發表，如今搜集不到了，但也有搜集到了而自願「割愛」的。結果便是這不倫不類的僅有的七篇。其中有戲劇一篇，小說三篇，散文小品一共也是三篇。原想仿照倪貽德君東海之濱的樣子，把詩歌也一起放進去的，但因為搜集不全，而且我從前曾把詩

自序 二

歌彙爲一卷命曰「素心蘭」，已有書局允爲代印，但後來我自己覺得不堪問世把他燒掉了，所以今次決計把詩歌完全擯除。近來心情大變了，作風已完全與五六年前不同；爲保留我文字生涯中的一個初期的片段，才將他單獨彙齊赴梓。編校既竣，爰志數語如是云。一九二八年八月，序于謝氏廢園。

857.63
3643
2

目次

槐花		(一)
高樓		(一九)
誤會		(四三)
花環		(六三)
五妹		(九一)
南旋		(九七)
湖上		(一一七)

槐 花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杜秋娘。

他坐在半卷紗帘的西窗下，對着寂寂的夜色。翠屏山遠遠地橫臥



在面前，沒有月光，松枝的搖曳也辨不清楚，只迷糊如像一江的蘆葦。紡織娘的機杼聲暫時靜息，螻蛄也停止歌唱，賸了螢火一隊隊提着燈籠游行。十五年的枇杷樹今夏偏沒有結果，這時候節氣早已過去，看看葉兒也已有些枯萎；幾棵盆竹，生得幾乎同聖誕樹一樣。

他二十八歲由海外浪游歸來，便到這里來隱居。每天伴着自然，布衣菜根，沾沾自喜。——如今他的思潮，直如蘇州河裏的水一般地平靜。

秋已來到人間，他滿心地希望着有一場秋雨，奏起繁密優美的音樂，破這久旱的沈悶。信口念出春雪做的秋雨的詩句來，不禁迴想起十年前的事情，都還歷歷記得清楚，微微地感得可笑而且悲傷。

槐花好像飛雪一樣，一朵一朵地，蓬蓬勃勃地墜在地上。井欄旁如堆着碎玉；落入井中，漂浮在清冷的水上。

滿院裏密織着樹影；除了槐樹，還有榆青和木槿，女牆邊垂着薜荔。朝陽照着一座石砌的高樓，樓影却很修長。

禽鳥弄着 *Mandoline*，各自彈出不同的音調。飛機在葉叢之外的高處翱翔，嗡嗡地羣蜂似地響着，望去好像一隻鶴鷹。地下有幾個螞蟻忙碌地走着，有馱着食物的，有在那里徘徊的，有的是急急地趕着歸途。紫燕颺地掠過，其疾如箭。

其餘還有些人，他和四個女郎倚在綠色的欄邊，看槐花做那 *bonjour*

30式的跳舞；舞衣的四周滿散着沈沈的幽香。那時春雪還沒跟他要好；她雖也在人叢中，但獨自表示出一種傲岸孤潔的神氣，滿含着中古時代閨閣的風態，彷彿斷碣殘碑中立着獨一無二的雕像。她的光照臨着人衆，使人起一種敬慕而欲近的感覺。

七娟同他要算最好罷，便是在午後的酷熱時，陽光已射入欄干，她們還手執着書同看槐花，何況涼沁的清晨呢。

「你又去做什麼？」他跑到院中，七娟問他說。他只向着她痴憨地笑。

「我喜歡這槐花。」七娟又說了。

「Yes，我給你采掇。」他便低下頭去。却看見落在地上的槐花，

多已被踐踏，片片粉碎，都葬污泥，便覺有些惋惜，用手去撫摩，好久忘記立起來。

「給我采花呀，又發獸了。」

他笑着到井邊去洗了手，井水滴漏得很是好聽。

他先采了幾朵，因為擦不着，便在低垂處挑了一吊花朵最密的桤枝，用手攀着，不住地搖。槐花夾着露珠如急雨似地落下，花兒墜了一地，露水濺了一身。

大家都笑了。七娟喊說：「回來，回來罷。」

他笑嘻嘻地，手裏拈着幾朵槐花，走近欄邊來。他滿腔勝利的歡喜，並不覺得自己的白衣盡已沾着淚痕。

「送給你的。」他將槐花交給七娟。

「誰希罕這些個，你看你的衣裳哪。」她似乎有些怒了；大家都向着他笑起來，笑中却没有春雪，原來她早已走了，然而他臉上仍不禁滿泛起紅雲。

槐花依舊如飛雪一樣：一朵一朵地，蓬蓬勃勃地落下，滿院裏徧布着沈沈的幽香。

是一年之後的新秋的早晨。春雪家的侍者引他進了會客廳。掀開簾子，便微微聞到一股氤氳的清香——屋裏供着好幾盆海棠。

有紅的，有白的，有緋的；有的正在輕舞，有的正在睡眠，有的

如二九的女郎的含笑，有的如薄命的侍妾的嗚咽。

雙鬟如雲，白衣如雪，主人的慈肅的姿態，靜靄的面龐，正如一朵初放的白海棠。

「你近來常到K和F家去嗎？」春雪問。

「現在嗎，我是萬事無心，我也無心同她們往來。」

「啊，你真是——」她微微地笑了。

「我真是什麼？」他沈下臉來問。她並不理他，卻顧自低頭玩弄那采下來的海棠花瓣。

「現在我的心境很不好；回首往事，常常下淚；便是小院中的槐花，也覺得可懷。」

「可不是？幾天來細雨簷聲，不禁回想到去年，那時我們是如何地澹蕩。但世事只好看透些，究竟人生能有幾何呢？」她說了，大家默默無語。她依舊用兩手弄着海棠。

幾次他向她要，她嬌羞地連雙手藏在身後，隨即揉成團子丟了。

他微微頷首，默誦着唐六如的妒花歌，不禁細微地笑起來。她不解他爲的什麼，但也望着他清粲地笑。

「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五點鐘的流連，他終於掀開簾子出來了。

「是不是不要了？」她拿着草帽交給他，這樣地問。

歸路中，他又記起海棠來，便暫時把槐花忘記，心裏只惦着：「海棠好呢？主人好呢？」

已涼天氣未寒時，他正訪了K歸來。彷彿帶了傷的鳥似的，一步步緩緩地在沈浸于秋的殺氣的街上走。一切叫賣的聲調中，都帶些悲顫；落花生成堆地擺着，柿子紅得像硃砂一般。

但他對於這些，並無顧盼流戀之意。他只想着剛才的情形，恍如做了一夢：——K家既出京，爲何她不給我通知？然而黑漆的大門口是，明明寫着「K宅出京」幾個字。

他又想起去年的事來。

他們是同班的同學，她對他很是親熱。有時他偶然曠學，她必替他代領一份講義。有一次一同上課，看看講義快完了，他倆還都沒有得到，她便趕快去取了兩份來，把一份來分給他。

烈火熏蒸似的一天，午闌後，槐花蔭下，長晝無人。他坐在石階上，手叉着腰，靜靜地唱着蘇武牧羊的歌曲；她站在他旁邊，用略略帶些合著的次高音，拊掌相和，那聲調是不可捉摸的縹緲。

她嗔責他太會笑，「你只有這個缺點；其餘都是很好的。那些人他們都使我討厭。」

一別一年，沒有去看她一次，不想竟是鴻泥燕影。槐花節氣早已過去，她也不知往那里去了？

在城外的一座廟裏得到F要出嫁的消息之後，隨又聽說她病了。然而他總沒有勇氣去她家問聲明白。直到六個月之後，她來了一張「敬祝新年快樂」的賀箋，知道這是在家裏寄的，諒來還沒有出嫁，病也已全愈了。

後來去了兩封信問她，也沒得到回答。

這樣淡漠的交情，只因兩個月槐花小院的盤桓，竟在他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痕印。

從南方旅行回來，到醫院去訪七姐的病。她已不能起坐，終日偃

臥在牀上。臉色白得如霜一樣，眼眶深陷，烏黑的頭髮亂蓬蓬地披散着，兩隻手也只賸得皮和筋骨。這是生命已不長久的徵候。

天陰陰地，人寂寂地，醫院裏充滿了淒涼的景象。病室的窗外也有幾株槐樹，但花兒早已落盡了。

「唉，你怎麼就病到這樣呢！」他的淚忍不住直流下來。

「英呵，我們將不能再見了。……」

「唉……，不要緊的，」英，你靜靜地睡罷。」

「英呵，不是的！你是有爲的人，你好生望前進罷，只我是不能陪你的了……。」

他想安慰她幾句，聽了這些話，竟無從再說起，只有哭的分兒

了。又恐過于傷了她的心，只好告辭退出。走出院門，覺得眼前迷糊，不辨西東，胡亂跨上一輛車子回家來了。

第二天半夜，他見七娟走來同他話別，依舊是那般嬌小，水菱色的上衣，青色的裙。

「從此我們永別了。」

他從夢中哭醒過來，「七娟死了！」客寓中孤苦伶仃，任是怎樣痛哭，誰理會他；坐待着天明，摸摸衣襟和枕套都已濕透了。

他穿了素衣，奔到醫院，想起平日的綢繆，不覺嚎啕大哭。雖然人生在世，早晚終不免一死，然而客觀的見解，豈能慰藉主觀的悲情。

後來他曾做過幾句詩哭她。現在已記不起這些詩句了。

西風過處，吹開那家簾幕。花壇裏非常淒涼，只有三三兩兩的秋
蟬一上一下地飛着，似乎猶戀着餘香。

這屋裏春雪是不曾來過的，而且信也久不來了。他自己也覺得太
微小了，原也不及人家。誰知道這樣大的世界上，有誰是真心愛我的
呢？

現在他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了，靈機盡失，說話都沒有次序。每天
播弄那些書葉；對着案上的鏡子，看看自己的憔悴的瘦影，不免自憐，
那眼淚便似斷線珍珠直流下來。想從小落拓飄零，一兩年來，又自

多愁多病，白糟踢了身子；人生在世，真正有何意趣，不覺灰心。

秋夜的鷄聲從夢中喚醒他來。看看殘燈還兀自點着，披衣趿鞋而起，推窗見月光初移到塢上，知道時間還早；一時興奮，便把東西略略整理了，天才微微發亮。開出門來走在街上，迎面的冷風吹來，一連打了幾個寒噤，知道秋寒正厲。

街上靜悄悄地沒有行人，只幾個荷槍的巡警袖着手默默地站着。一直跑出城，只是六點鐘的光景。護城河裏的水活活地流着，展開臂膀，幽咽地唱着歡迎他的歌。他點點頭，想縱身跳下去，忽然間發見自己的影子，映在水中非常分明，不覺嘆了口氣，轉身走回家來。

自此精神越發頹唐了，簡直是入了病態，大家對他都帶着歧視而

且詭異的心理；他處着這樣環境，越發覺得這世界是不可一刻棲留的，在幾許鄰人的鼾聲的包圍中，睜開眼來，憶起自己的身世，籌算自殺的條件是十足了。

繁雨滴在屋脊上，滴在瓦甕上，滴在夾竹桃的葉上，更和着簷前鐵馬的聲音。情感激到極高度，便仰起身來，燃亮了燈，取出一條花繩；徘徊了一回，隨又轉念到這樣的青春，死得如此不清楚，不免自覺可惜，便又躺在牀上。那時身子已火一般發起熱來，一連咳嗽了整個曉晨。

以後他有時也念些書，幹些玩意兒，便這樣地，一寸一寸地消磨那寥寂的光陰。

時光一年年流過，小院裏的槐花年年開放，年年如落雪一樣地紛飛。只有佔領這小院的人，新陳代謝，每年不同。

他的年青時代過去了，與他同年佔領這小院的，同看槐花的人，也不知那里去了！

遠遠一陣清涼的寺鐘，從風中送了過來，驚醒他的舊夢。眼前的世界依然那樣淒靜。他坐在半卷紗帘的西窗下，對着寂寂的夜色。

一歲林花卽日休，

江間亭下悵淹留：

重吟細把真無奈，

已落猶開未放愁。

山色正來銜小苑，

春陰只欲傍高樓。

金鞍忽散銀壺漏，

更醉誰家白玉鈎？

——李商隱。

一九二四，北京。

高樓

花盡高樓傷客心。

——杜甫。

這正是立秋天氣。秋風在一角無精打采地吹笛；槐花落了滿地。碧綠的柳條中，映出一帶巍峨的高樓，白堊紅磚，無知地默默地站着。下面一帶長廊，鬧嚷嚷地圍着許多男女學生，其間也夾着些小孩的叫聲。獨其中有一個白衣少年，倚着闌干，低着頭正自出神，雙眸凝注

着地下，風打着他鬆鬆的頭髮，掩蓋過眉目，使他那靈敏的流俐的眼，覺着迷離。既而抬起頭來，看着春雪痴愁地微微一笑。

春雪是一個極溫柔美麗的少女；她覺得他的兩眼正注視着她，薔薇般的臉上，便微微透出羞意。那衣裳，那散亂的髮髻，從她無論什麼地方，都能使人聯想到醫學校的學生去。她寂靜地立着，似乎欲言又止；從她的清淒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心裏含蓄着的歷歷的愁恨。

她穿着素潔的衣裳，映着她淡紅色的面龐，分外覺得可愛。她的婷婷綽綽的姿態，孤高的性情，看了真要愛死人的！他正是時時這樣地想着。他自今年夏天初次見她之後，就不是從前的他了，已成了死心塌地愛她的人了。他每每禁止自己想起她，因為一想起了她，便會

感着一種隱微的肉體上的苦痛。但是他越加制止，越加覺着她的可愛，便越加要想。在那第一次的相會中，已使他眼裏永遠矇矓着她的愛影了。

這時，鐘聲驀然頻頻地響了起來，那些少年男女便都紛紛擁進教室去。祇有他還痴痴地立着，似在想什麼似的。

「茜英，還不上課去？在這裡呆站着做什麼？」湘園從他的身後走來，輕輕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笑着說。

「不幹什麼。」他嚇了一驚，舉首一望，才見四傍的人都走了，恍如大夢初醒似地，羞澀地笑着向湘園說。隨着也慢慢地走進教室去了。

「密斯特劉森和，密史文絳英，密斯特郝子祥……」教員已在點名。點到他時，他並未聽到，也不答應；惹得大家都笑了。

因為他的位置恰好在春雪的旁邊，所以兩人的視線時常無意地連結起來。但當她看見他正微瞅着她時，便會羞怯地低下頭去，玩弄她的裙子。然而，這使他的煩惱愈加深了，他平日很用心聽講，自從與春雪相遇後，便截然與前不同了：只有沈思，只有微嘆，有時橫過臉向着窗外。

講的是九歌，正講到湘夫人一章。教員彷彿是輕視學生似的，故意提出些問題來問，問到他時，他毫不思量，恍如沒有聽到似地，只搖搖頭。教員也似乎知道他的心事一般，笑了笑也就罷了。

一點鐘很快地過去，下了堂，長廊裏同學們的歡笑聲又佈滿了。院裏的景色如前一樣，槐花靜靜地睡在各處。榆柳各種樹木，蒼鬱蔥蘢地圍繞着井的周圍。他走到井前，井上汲過的水未乾，滴滴地發出清涼的音調往下墜。春雪站在階上看着他稀罕地向着自己笑。

天色驟然陰黯，黑雲一重重地積壓起來；斜峭的天風吹過，帶着絲絲的秋意，已足令人寒噤而有餘。

「要下雨呢，」湘園走近他說，「咱們走罷。」

他似乎未曾聽得湘園的話，只望着湘園痴痴地笑。

一天黃昏時分。微風颯颯，飄落槐花無數；拂過柳樹，柳絲輕輕

搖曳，使人起一種縹緲神祕的感覺。細雨不住地洒着古牆，更添上無限涼意。不知從那里傳來了渴睡似的簫聲，和着嘹亮的古代歌聲，頓然使人感着嚴靜和岑寂。

他在夜闌中獨自孤另另地坐在幽寂的室中；短燭熒然，不時被風掠過，大有欲滅之概。他順手翻開一本茵夢湖，匆匆地重讀完了，那不由自主的眼淚，便會徐徐流下來掛在臉上，連他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然而他平時却常常這樣想：我的淚應當爲愛人流！爲人生流！更爲天下萬萬千千的痴男冤女流！

他的淚爲他的所愛的人春雪而長流，這是真的。因爲他覺得：他和她都是舊禮教樊籠裏的鳥，只是一層薄薄的幕，將他們倆深深地隔

開。

他自己曾經說過：「世界上的女子儘多。我愛她，她不愛我的有幾多；她愛我，我不愛她的有幾多；她也不愛我，我也不愛她的有幾多；我愛她，她也愛我而無從愛起的又有幾多。但像春雪這樣說不出的美，說不出的可愛的實在是絕無而僅有！我雖不知她是否已成『怨女』，但我不幸竟成了『痴男』了！」因此他便時時流淚，他的詩句中常常現出不少的淚字。

他是想投身于文藝的宮闈的，所以平常看書報，總只看慣於文學的一方面，其餘的涉獵過便算了，而對於醫學和法律，則竟視如仇敵。他說，「法律和醫學是最殘忍的人學的，人類的愛將爲他們而消滅

了。」但自從見了春雪，便完全和從前不同了。因為她正是學醫的，而她的父親又是一個律師。他現在覺得醫學是最高尚最可愛的了，醫學是最美的——廣義的——最可愛的人做的事業。至於法律，雖然不像醫學那麼可愛，至少總沒有從前似地可惡了。這是什麼緣故呢？無端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石頭記，茵夢湖，少年維特之煩惱，是他所最愛的三部書。他看了這些書，他的淚會不斷地長流，他的心會永遠地嗚咽。

他哭了：「世界上只有你和我，除外你和我，不配和我們並排坐。偏偏多事的人們，硬硬地將我們雙雙拆！死時候，呵，死時候，剩我一身孤獨！黛玉呵！維特呵！雷印哈德呵！伊麗沙白呵！你們儘量地

哭，儘量地流淚呵！你們留不盡的淚，我來替你們流罷！你們放不完的哭聲，我來替你們放罷！……」

忽然眼前一陣昏暈，隨即斜倒在安樂椅上沈沈地睡着了。

再回溯上去，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北京城裏的長夏，在異鄉的游子們處之，是會格外感覺到寂寞的。他大概也不是例外。恰好什麼高等學校開辦了一所夏令學院，他便決意去報名，進去後能不能得到些益處，都非他所計及，無非去消磨消磨這盛夏的無聊的光陰。

他既懷抱了這樣的思想去，所以一切都很隨便，加上他的天真爛

緩，愈加覺得他的活潑可愛。因此全學院的人差不多都認識他；和他交談做伴的，至少也占全學院的三分之二。

其中高愛華蘇七娟二人，對他尤其情熱而且親愛。他雖也十分友愛地對她們，但並沒有作其他的非分之想。因為他的心是，已經被春雪所佔有了。

青年人的心理大概是這樣的：對一個人往往由艷羨而愛慕，而拜倒，而模倣。他也和一般人相同。他因艷羨春雪而愛慕，而拜倒，現在是模倣了。他和她所選的功課是相同的，他們的服裝也是一樣的綽白。「入了戀愛狀態的人，往往什麼事都能改變」；她對他本來也非無意，由這種相互模倣的地方看來，我更深信這句話了。

他怎樣墮入于戀愛的網中，去嘗那淚做的愛情的酒的事，用不着我來細述，這裏有一封他給他的表姊的信。

表姊同時也是他惟一的知友。他去年負笈來京，曾經她很多的幫助，並且遠遠地伴送他到上海。兩人之間，是好到不可言說的非常，他到北京之後，仍是時常親密地通着信。但今年一暑假中，他竟未曾去過一封信。累她接連的快信頻頻催促，他始惶急地付與一個回音。

正是新秋的眷戀的長夜，明月映照進紗窗來，室中甚是幽靜。寒蟬還在知知地叫，告訴他生命之將終結。五色鳳仙花爛灼地開着，室內供着一盆未放的秋海棠，桌上香煙繚繞地燃着。墨盒裏的水已乾涸

了，他便添上些墨汁，按着紙，伏着書案，凝想了好一回，方提起筆來胡亂地寫。

「親愛的表姊：

我們別了足足一年了！我仍舊時常牽望着你，並沒有把你忘了。這幾天沒有寫信給你，實在是因為……，唉，我不好說了！

但我倆是從小就在一起的，我們早已是無話不說的了；我現在就老實告訴你罷：我自去年你送我北上之後，學業雖然沒有什麼進步，生活雖然覺得孤單，但是這樣悲哀的當中，常常覺得快樂；瀟灑和疏閒自不必說。時間只是飛般地開他

前進的車，轉瞬又是暑假了。正是我倆同游西湖的時候了！
西湖正對着我們微笑呢。但今年只有我一個人，而且已經在
北京了！暑假中，長晝無事，就由友人曹君介紹到夏令學院
去過一暑假。我想，在那里，即使于正課中得不到什麼益處，
但總比一個人孤寂地住起來好得多了。

表姊！我佩服你是個預言家。你說我將來遇着了愛人一定
會死心塌地去愛她的，現在果然給你言中了！我在那夏令學
院裏遇着了一個世界上惟一可愛的女子。呵，我忘了你也是
女子！但是，她真是極可愛的女子呵！她有這樣大的魔力，
能夠使我沈醉于她雪白的衣裙中，使我的身體和靈魂整個地

被她的光所籠罩。

你想必急于願意知道她是誰的，且讓我來介紹給你。她姓徐，名叫春雪，你看，只要看了她的名字已經是可愛的了。而她又是如何地聰明。沈着而又孤高的性情，在醫學校裏讀書，年紀十九歲。美麗到香蘭薔薇遇着她都會減色，學問也是非凡。我在這里第一次遇着她時，她穿着嵌肩，挽着雙髻，蓬鬆的頭髮，嫵娜的姿態，露出莊嚴而又羅曼的美來。我一見了她就醉了！表姊！現在的我已不是我自己的我了！已成了傾倒于她的痴人了！我甘願做她的保護者；她則同時也成了我的最心愛的保護者，並且她是我正在滋長的生命中的一

切愛慕與驚異的表現。

這就是使我近來精神恍恍惚惚，連給你的信都沒有寫的原
因。

其實，女子都很可愛，除一小部分的人之外。你也是可愛，
但我們以後還是永遠做好朋友，始終以誠相見罷，因為可
愛不一定要我做你的夫或你做我的妻的，是不是？

天上皎潔的月兒，也是怪可愛的！我將沒有說完的話，告
訴她轉告你好罷？」

他在夏令學院的生涯是，只有無端的悲哀。

夏令學院的主任，最喜歡在談話中計算日子，並且說些「在這里聽講的日子已經去了一半了」的話，他聽了彷彿受了強烈的刺激似的，便不自主地會顫抖起來。

「在這里的日子已是不久，將如漂萍般各走各的路去，即春雪也將撒然棄我去了。」心裏這樣想着，大而美的淚珠便流下來了。

他曾經千方百計地思量解脫的辦法，但怎樣也戰勝不過他潛蓄着的悲哀。有時雖然以某人的「朋友，你愁沒有下手處嗎？從下手處下手，幹的一聲，連環解了！」的話自己慰藉着，只是他心裏總是安着一塊大石似的，一陣一陣起了沒有歸宿的哀悽。遠處樹梢上的蟬聲，更是「毋遲了，毋遲了」地緊緊地催促他。槐樹柳樹，沒有聲息，但當

風動時便發出幽靜調和的沙沙的聲音。

大雨傾盆的一天，他對於春雪的懷念更是陡然加增。七娟和他說話，他也似乎沒聽見一般，有時微微地發一聲「唉——」的嘆息。

「英，又在想什麼了？」七娟笑問他。

「沒有什麼。」他帶着惶愧的顏色說。

「呵，又在……，又在想——她？」七娟拍着手，伸一伸舌頭，笑容中可是帶些免強的成分了。

西門頭是春雪的家，他有意地無意地經過這裡至少不至一次了。烈日炎炎的一天下午，他冒着暑會又過訪一次。

城牆默默地站着，門兒悄悄地掩着。藍油油的門，院中架上涼棚，遮住了天日，使他感覺到無限的神祕。戶外依依的香草，屋裏却靜無聲，惹得他百無意緒地儘在那里彷徨。驀地門開，他心裏便突然地發起跳來。討厭的人們，每人帶着一副尖銳而又可怕的眼睛，注視着這飄零的少年。那少年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樣子，表示他的忐忑和惶懼。但是，他又轉過來想：「呵，爲了她我情願做傻子呵！」

夏的風拂過臉來，如替人們揮扇一般；小草隨意俯仰着，時時顫巍巍地搖頭。

他低頭微笑，仰首輕號，偶然放平了視線，忽然看見她分明站在他的面前：梨花般的面龐，跳舞般的姿態，音樂般的聲音，那不是她

嗎？但是，定一定神，孤另另站着的只有他一個人，日光照在牆上，還有一個他的瘦損的影。

車聲人聲嘈雜得極，不然他自己的心兒怦怦的跳聲也可以聽見。他舉起白色的衫袖，揩揩眼淚。在熱烈的日光中，懶懶地步着歸途。

時間走得這樣快，暑假固然快完了！同學們也漸漸少起來了！景象日趨蕭條。

那天下午他獨坐在牆角邊的籐蘿之下。院中是寂靜無人，望南一帶教室內，也是空空落落，只放着幾頂桌子，幾張椅子，看了淒涼萬分。他站起來推進教室門去，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大書「潦倒一生」四

字，他寫這幾個字，他的滿腔悲感都寄託在這里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祇有十一二個男女少年在這一間窗明几淨的室中坐着聽講，這已是最後之一課了！他也坐着在室中，但他的心不知在什麼地方？他的悲哀蓬勃得如火燒一般，他的煩惱澎湃得如急流一般，眼斜視着她，心中却如刀割一樣。

「枉自纏綿綢繆」，但是他不敢再望下想了。

教員講完了，他似乎覺得並沒有得到什麼。她挾着書跳躍着走出去，很快地回轉頭來，向看他一笑。她如此地高興，或者心裏有一個美的可愛的祕密存在着，但是他並不這樣想，他反而愈覺着悲哀，因為他想這是她給他的暫時的慰安。

終於散了學。這是最後一課的第二天，便是舉行休學式的一日，也是最後一次的聚會；他勉強裝出高興的態度，但是畢竟是不自然的。

他目送着人們一個一個地走完了，過一回，她也走了。她想這是暑假中最後一次的見面了，「別」的滋味是如此地難受呵！

幾星期之後，有一個悲哀的少年，在那高等學校的院中，時而佇立，時而徘徊。我們從那少年的淨白的衣裳，憂鬱的面貌看去，知道他就是夏日在這裡補課的茜英。院中的月色非常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他漫步走到「好花隔離」那個去處，祇見薜荔倒垂，門

窗虛掩。

「幾天不到這里，景象蕭條到這樣了，」他想。「這不是我和她昔日聚首的地方嗎？如今要我到那里去找她呢？她在一角城牆的旁邊，我在老梧桐樹下，相去原是不遠呵，却深深地如隔着茫茫的大海。而且，她家原在川東，我家原在江南，大地是如此地蒼茫，要我到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再能遇着她呢？……唉，我的她……」

他忽而荷荷地哭起來了。

「唉，這樣渺渺的生命道中，我竟找不到一處暫時的歸宿嗎？還不如丟了生命走罷，這樣多麼清爽呵！」

「雖然死了，淚還是要流的；流不盡的淚，何日才流得完呢？還

不清的淚債，何日才還得清呢？

「終生不遇着她，倒也罷了，造物不仁，偏偏地牽攏來，又離散。我的她，沒有你，我就會死了！我死了原也無足惜，但是你豈是如此忍心的嗎？……」

「夜已闌了，我想歸去，但是何處容我歸呢！……」

他拿出一塊素絲的手帕，拭着淚；從迷離的眼裏望出去，但見花木都已枯萎，只賸了伶仃的桠枝。朦朧的月光和夜色中，那座巍峨的高樓依然無言地立着。

——一九三二，北京。

高

校

四二

誤會

我的一個至友和他的一個女友，偶因一樁細事，雙方誤會漸深，隨後便宣布絕了交。這是他給她的信——在事發之後，至絕交之前。承他允許我發表出來，我應該感謝他的。他讓我宣布他的真名，王東源；女的方面，雖然知道，不便宣布，現在用她的姓名的第一字母來替代：T Y H。

第一信

YH姊：

爲了你，真的，連今天一共有三天沒有一刻腦子裏寧靜過，前昨兩夜是不曾有過一刻好好的安息，只是轉輾牀褥，我自己也萬萬預料不到你竟成了我的悲哀和煩惱的引火線，如今天這樣。我未曾想到！我真未曾想到！

一團亂絲似的，許多話，要我從那里說起？當我的右手執着筆，左手按着紙時，我是怎樣地惶怯。是的，顫顫的，楞楞抖着的，孱弱的無力的我的手呵！然而，我應該努力寫，我的心緒雖然比轉輾更轉得厲害，我總得用不可能的無可奈何的一種自制方法去鎮定他。

我希望，熱烈地，虔誠地，剖開我的胸膛，希望着你能寬容赦免

我的一切一切！Y H 姊——親愛的 Y H——我真是十二萬分，不止這些，兆分，京分，垓分，無限分真摯懇切地向你懺悔，——我昨天在 S 地方，在學校裏向你申說，你，你呵，可總能記得？

我確乎太稚氣了，Y H 姊，但是你原諒我是一個小孩子，姊姊很會體貼你的可憐的小弟弟的——姊姊——我至親至愛的姊姊——我求你，我一定痛改前愆，我只望你別惱我——我不幸，你知道，我生就是個多情的小孩子呵！

我心悸無法，我只勉力寫，可憐的彷徨的我呀！

你是已結過婚的人，我是知道的，我也已有了愛人；我對你的一番情愛，實在是由至性至情中自在流出，我絕對不是因為對你有所希

望或者要求，不的，我也決不是受一時的感情衝動！

昨天晚上寫到這里，心痛難忍，頭暈異常，就斜倒在牀上，眼光漸漸朦朧，慢慢繚亂，彷彿入夢。後來，不知不覺地似乎我身如一葉的，輕輕地飄舉起來。唉！我真欲哭無淚呢！我握你的手，你不允許我；我跟你說話，你也不理我！我狂喊了，醒來不見你的影子，只賸我孤單的人兒一個！汗乃涔涔下；看，紅日已照到窗際，聽，門外已有叫賣杏仁茶的聲音。我抖索精神，坐起來，也沒洗臉，也沒漱牙，匆匆拿起這枝禿筆隨又胡亂地寫。

YH姊！我願意我們仍然回復我倆從前的感情，好好兒在一塊玩

的小孩子，爲什麼一定要把他拉開！你的一切一切的話，我都要記取；你的一切一切的話，我都願接受！只要你呵，從今天起，仍舊和我如從前一樣，收回你的疏遠，一切，對於我！

如今我要把我倆前昨兩天的事，從新說一說：在C地方，我和你夕陽台上並排坐，荷花池畔挽手立，我要你給我唱歌，教我國語：我替你理蓬鬆拂額的亂髮，拭裳上細小的塵埃，你說，「頑皮的孩子，怎麼這樣愛淘氣呢！人家看着我倆，我怕，……唉，你呵，好大的胆子！」

歸途中，我倆攜手同行，喁喁而談，你說，「我總覺得你對我太親熱了！」

後二日，我到學校去找你，因為我最怕生人，因此見了你的同學，我就默默地，一句話也不說。那人走了，你讓我看信，我才知道你的底細，只是，Y H姊，我之所以這樣，我已說到舌敝唇焦了。我並非對你有何希冀，也不是如J Y姊所謂「不存好心」。我是不假一些拘束，自然流露出來的！當時，我要你坐在我的膝上，容我緊緊地擁抱你，讓我吻你的柔絲也似的香髮。

你說，「別鬧了，孩子，K.H.來了！」我們就慢慢地跑出門去。在S地方，確乎是的，我們相互擁抱接吻，我們的接觸確乎是太多了！

老實起頭，老實到底，實在說，我還未曾對任何女友，有過任何

的行爲，至多也不過握手。這樣的接觸，對你實在是第一次！不過，我再三地向你聲明，我對你這樣，絕對不是血氣少年的感情衝動的行爲！我想對你表示愛罷了，然而在S地方，你說我可愛，你愛我，你若早說了，早也罷了！

你曉得的，我倆都是清清白白的學生，我尊重自己的人格，我尤尊重人家的人格，我何至于因受一時感情的興奮，貽將來莫大的後悔。我愛你，我實在愛你，但我對你完全是朋友的愛，更不是誘惑你，玩狎你；退一萬步說，假如我竟這樣地看不起自己的人格，然而我也得替你的人格着想！替你的人格着想！

你了解這一點，一切對我的疑慮都可冰釋了！我希望，如這久雨

的天氣一樣，來一陣風，將你的滿腹疑雲，吹到天涯地角，世界的世界以外！

你似乎惱我了，我低頭無語，你替我拭去臉上的汗，拍拍我的肩說，「你別這樣！我不是惱你，我怕人們尖銳的眼，男女老幼，每人一副，看得我難受到了極處，等回到學校去不好嗎？然而我也知道你，孩子，爲了愛（？），什麼都不怕了！」你的話，在我腦中，心中，很深很深地留下了個最深沈顯明的痕跡了，Y H 姊！我，我，我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

親愛的，我所眷戀的朋友Y H！你總該相信我，下面的話是從心之深處發出來的。我對你這番情愛，純粹是受我那天真爛漫的童心所

驅使。實在，決沒有絲毫卑鄙的念頭雜在中間。我們是朋友，朋友間要想表示愛，真心的愛，所以我們相互有這樣的動作；你總也該相信，我決不至于低看你的人格，請你游逛，把你當玩物，戲弄你，狎侮你，藉以發洩我的獸性！

現在只求你跟我和好如初，赦免我的一切一切！跟我和好如初，赦免我的一切一切！

此外，我有一個要求：就是讓你允許我天天到你這里來，容我躺在你的牀上，坐在你的椅上，和你談話，討論，研究；因為我已經知道你是愛我的了，你也知道我是愛你的了，我們可以不必再表示出來，蘊積在兩人心中；讓他繁殖起來，在我倆心田中，開滿鮮艷綺麗的花

朵。上面這個要求，望你允許我！望你允許我！

我答應送你的小鏡和絹花，就可以取來；今天也可以，明天也可以，天天有機會可以送來。你如今天要，我也可以特地回去跑一趟。經濟困難，我們相互深知，以後可以每星期出去游逛一次。我和你，雖在一屋裏，仍可以各人做各人的工作，除了說話，我可以看自己帶來的書，你可以學你的瓊瑤璘和批亞拿。

還有話，面談；你若相信我的話，就答應我的要求；否則，你快拿利刃，讓我剖開胸膛，取出鮮紅的心呈給你，或者你快把我宣布死刑！

我相信吵一場之後，感情能比從前更融洽些，這是自然的結果，

只要你肯和我好。

KJ姊這一星期內我給你介紹見面，她當也願晤JY姊一談。
祝你如春花般的滋放，快活，

你的可憐的小弟弟，王東源。三，一八。

第二信

親愛的YH：

寄上一封信，看了？晨光裏，夜色裏，只切盼着你的朶雲飛下；
但，一天——兩天過去了，沒有回信！終于沒有回信！

前天到你那里去，老媽子就打發我走；YH姊！你真地這樣忍心

嗎？我相信女子是最多情的，我求你！好姊姊！望你和我和好如初，仍以小弟弟待我！

前晚因猛受刺激，神經失常，對你說的話都是毫無次序：什麼「我已知道我處于三角式的悲劇裏」等等的話，也是信口胡說的！這種猜疑，實是一時神經過敏了！原諒我是不解事的小孩子！只這一次，以後永不這樣！以後永不這樣！

你還記得C地方的話嗎？你說「我很愛你，我也知道你愛我，」是的，我只是小孩兒氣太多了，專愛胡鬧洶氣，你總也相信我決不是維持風化裏邱子健一流人，諸如此類，我也不必喋喋多言，斷斷自解。從此後，我們大家一定要痛改！我們大家一定要痛改！我只望我們仍是

和好如初！仍以姊姊弟弟相待。

痛苦酸澀，手腦俱不隨意；真不能多寫了——只你贈我的一切一切的東西！我緊裝在貼身的小褂裏，深藏在我睡覺的牀鋪上，瀟灑如常，可以告慰。

餘再談，望給一回信，切盼！切盼！

王東源。三，二〇夜。

第三信

YH 我姊：

我要是能夠勉強走到你那里去，我一定努力和你去說明一下，免

得你我的疑慮永遠永遠地糾纏不清；但，如今，不成了，我和我的住址，相去太遠，我有我的職務和功課，公餘後又倦極，昏昏欲睡了。

這時候正是夜闌，是我每天寫信的時候；我不能趨前面說，寫信總是可以的。

自從KM君替我們介紹以還，交游的日子並不多，雖然我們又算是同社。起初我們交游原是相見以禮的，第一句你和我開頑笑——關於我的愛人的話。以後彼此相互頑笑，鬬口，甚至動手動脚地大鬧，原不料你因為我說了一句「我們還是絕交罷，這樣比疏遠更簡直了。」你竟和我決裂了！

據人家告訴我說是，你之和我絕交者，是爲的我太浪漫。是的，

浪漫，或許是的，我也承認；但你呢，你的浪漫或許比我更甚，雖然現時我沒有明証了。當我們第一次出游，由C地方歸途中的談話，你的話入于歧路了，你總還記得？你總還記得？

這些原都是平常的事，因為我們都還年少；不幸，因了一切一切細小事的合攏，我們竟由口角而決裂了！雖然我竭力地希望彼此諒解，並請你恕我的一切！

我並不因為你和誰好而惱怒你，正如你知道我已有愛人而並不為此惱怒我一樣。因為一些細事，竟至決裂到如此，在我乃至一般人看來，實是太不值得的事。

然而我們竟至于這樣了！

如若你因此而了解一切，我，當能聽見你的心聲了。

弟王東源。三，二五。

第四信

YH 吾姊左右：

承你提出精神上的朋友爲條件，頗使我惘然！

精神的對象當然是肉體——我很知道肉體的愛是一時的，精神的愛才能持之久遠；但朋友而有精神肉體之別，實屬創聞。若說這就是持久遠的意思，則你我彼此都各有浪漫的嫌疑，雖然我太愛淘氣，但你也正大可不必因此而遽決裂！

你會問我以結婚的意見，我說：「結婚是自然的結果，不能強求的，一出強求，就難免發生悲劇，只兩人感情熱度到了極點之時，同時會發生這個要求。現在一般人交異性的朋友，以社交公開等口頭禪爲手段，而以結婚爲目的，這總是最下流的方式，最卑劣的手段。甚至有因不能結婚而決裂的！」我們相互深信，你我俱決不是這樣的人。我知道你已經結過婚的，你也知道我已有了愛人。你我交友之並沒有目的，當能明白。一個人與一個人相愛，原本不能有作用含在中間，更不必以結婚爲最後之目的。你以爲怎樣？

我的話確乎太直率了；誰料你竟因我太稚氣的緣故，藉了某一種的名（我先說了一句：「我們就絕交罷！」）竟與我決裂了！

起初，我很希望我們和好如前的，現在知道已非其時了。不過恐你未曾了解我的一切一切，所以再寫這封信和你談談。

弟王東源。三，二九。

第五信

YH 吾姊：

這是我最末一次寫信給你，當我寫這信的時候，我是怎樣地悲痛酸楚——因為我們若能慎于始，何至到今日這步田地！朋友KL姊認為這是人生最不幸的變故，不料這最大的不幸，竟臨到我頭上來了！我們不必再提往事，因為回憶是最磨人的，我們還是不息地望前

進罷！

本來可以不必，但我心中會很忐忑，有如遠行的旅客不去辭別他的親友一般，假如我不寫這封信；所以我終於寫了。

我很希望我們以後交游要審慎于初，免貽後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你我今日的結局。這是我最後對你的小小的希冀。

別了——前程遠大，努力自愛！

弟王東源。四，一六。

——一九三三，北京。

【4】

【5】

【6】

花環

人物

羅林

瑪麗

阿麗絲

男爵

馬車夫

花

環

六三

乞丐甲

乞丐乙

僕役

小販

男爵的七歲的女兒（未登場）

一隻狗名叫安諾

時代

現代。

第二幕去第一幕十年，第三幕在第二幕後半年。每場相隔約一星

期。

自始至終用兩張幕：一張是茜紅的，一張是紫葡萄色的；每幕完用茜紅的幕，每場完用紫葡萄色的幕。

第一幕

第一場

巴黎的夜花園內。紫藤花還沒有落盡，夜來香香得可人。

瑪麗 這是我給你的最後的贈品，請你珍重地收起。（遞花環給羅林。）

羅林 （接花環，）你就從此走你自己的路了？（哭。）

瑪麗 繁花有一日會落盡，春天也不長住在世上，我們總有一天要分散的，（替他拭淚，）朋友，如今哭有什麼用呢？你是聰明人，只要你略想一想就好——現在已不是哭的時候了。

羅林 （沈思，）是不是？——你當初並不愛我，實在是我誤會了，從來你沒有向我笑過一次，你是天天向着自然笑。原來鳥語花香，各有對象的，可惜我當初沒有想到。（又哭。）

瑪麗 好人，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了。

羅林 這也許是的罷？有人說你只是迷于朱門裘馬之下罷了。你走你的路去，我也沒得說；但，朋友，你為何這樣遮遮掩掩地，然則你真地竟成了負心人了嗎？（又哭。）

瑪麗（淚下，）這也說來話長，後會有期，將來再同你細說；現在快到開車的時間，我要走了。（接吻，）再會，前途隨時努力！

羅林（哽咽，）十年後再見。珍重，珍重！（瑪麗下。）

羅林（望着瑪麗的亭亭的影子，直到不見時，發爲長歎，）唉——，後此我僕僕風塵，誰知道這兩行清淚將爲誰灑呢？

羅林站在一株棗樹下，眼望着西方灰白的天。遠遠聽到一陣提琴鋼琴伴奏的聲音。紫葡萄色的幕落。

第二場

巴黎附近的一個舊密的森林。

呼雨的斑鳩咕咕地啼着。遍處莓苔。飄拂着紅色的野花，也間有幾片落葉。草色還是青青。

羅林坐石台上。熱水壺手提皮包等旅行用的什物，擱置身旁。時時露出顫顫的笑影。

林深處轉出女郎阿麗絲來。

阿麗絲 好啊，先生？你要到那里去？

羅林 （抬頭，）姑娘，你好呵？我是沒有去處的，我好像一片楓葉，隨秋風飄到那里就在那里休止。我將這樣地漂泊着，我就要如此地應付我的命運。

阿麗絲 （同情，）哦哦。

羅林 姑娘，你能告訴我嗎，現在有幾點鐘了？

阿麗絲 照着日影說，大概是兩點鐘。

羅林 天氣這樣煩熱，我想要下雨了。

阿麗絲 我也這樣想，天上野雲盡力地追逐，而且班鳩正不住地呼

雨。

日影漸漸地淡起來。更清晰的班鳩的啼聲。

阿麗絲 先生今天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羅林 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姑娘？我是沒有去處的。

阿麗絲 我說是今天。你好像很悲傷似的。

羅林 （長嘆，）唉，——，姑娘，你那里知道我？我是可憐人，我

是被人遺棄的人。在這樣浩大的世界上，如今我連暫時的歸宿都沒有了。

阿麗絲 你的父母都還健在嗎？

羅林 父母親拋了我獨自在世上已有九年，如今便是我的親愛的也丟開我，走她自己的路了。

阿麗絲 朋友，我們真是同病了！（淚下。）我的雙親都已死去，我的未婚夫也已愛了別人，不再理我；我也是被人含棄了的，我將那里去找慰安呢？如今我只得棲寓在這里，消磨我未竟的殘生。天天夜夜，我的生活，徒有惻怛罷了。

羅林 （反而來慰安她，）我想我們將設法戰勝他，姑娘。

阿麗絲 是的，我們將設法戰勝他。

羅林 時候不很早了，我應該走了，謝謝你，姑娘，你能給我一口水喝嗎？

阿麗絲 可以；我想你趕了很多的路，天氣又這樣地熱，一定是很疲憊的。假如你願意，就請到我的寓所去歇息一回怎麼樣，那就是我的家。（用手指那林深處的小小的莊屋。）

羅林 多謝，我將不忘你的恩惠。

阿麗絲 幫羅林 攜行囊等物同往莊屋走去。紫葡萄色的幕落。

第三場

莊屋裏面。羅林和阿麗絲一同玩球。口裏唱着歌。

我們鑽入開滿 *Muguet* *Pemsee* 的花園，

花影下看見長天的愛和光明。

把一切都忘掉，那些都是魔鬼；

把一切都丟開，他們都會陷害人。

愛瀰漫着全宇宙，全世界，

全宇宙，全世界，只是愛和光明。

宇宙是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的。

我們且都鑽入開滿 *Muguet* *Pemsee* 的花園，

便是花影下也看見長天的愛和光明。

戶外的犬吠聲非常急促。

羅林 不要玩球了。你聽門外安諾不住的叫，莫不是有歹人罷。

阿麗絲 大約是過路的人。

羅林 我且去看一看。（下。）

啞場片刻。

羅林上。安諾跟着他搖尾。

阿麗絲 怎麼樣？

羅林 一個旅行者在林下歇息。

阿麗絲 哦哦。（默然半晌。）這裏真是太寂寞，城裏有趣得多了。

羅林 我也這樣想。但鄉野也自有他的好處。

阿麗絲 我以爲我們不如搬到城裏去住，你也可以謀得一種職業。

羅林 是的，我們應該這樣辦。

暫時靜默。

阿麗絲 你昔日的愛人是誰？她對你怎麼樣？

羅林 從前的事不提他也罷了。

阿麗絲 但不妨對我說說。

羅林 她叫瑪麗。起初她很愛我，後來她便拋了我去愛別人了。

阿麗絲 再說詳細些。

羅林 我愛，已經過去的事沒有提起的價值。

阿麗絲 你不再想念她嗎？

羅林 是的，我愛。

阿麗絲 前幾天我初見你時，你還那麼悼念她；那時她的名好似虹一般，如今就消滅了。

羅林 我愛你甚于愛一切世界上的珍寶。

阿麗絲 你要誠實地回答我，你的話是真嗎？

羅林 自然。我要永遠愛着你！

阿麗絲 啊，我要永遠愛着你！

二人相視笑。接吻。安諾嗅他們的脚。茜紅的幕落。

第二幕

西班牙薩拉蒙加古城中的一條長街上。男爵的邸第門口附近的女
牆邊，坐立着三個乞丐。其中有一個便是羅林。

正是南歐五月的天氣。古樹的枝桠上盡是綠色，重重的影子映在
地上，宛然是天成的布幔。馬纓花在牆腳根輕輕地搖擺。

乞丐甲 好一個春天！

乞丐乙 唔，天時固然漸漸美麗起來，但施主將要更少了。

羅林 兄弟，這是那里的話？

乞丐乙 你原來不知。現在還好些；待路再薰熱時，這城裏一些有錢

的人都要移到海濱或山頂消暑去了。

羅林 唔，那時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乞丐乙 我也正在憂慮。

乞丐甲 （向羅林，）兄弟從法國來的罷？

羅林 是的，巴黎。

乞丐甲 你怎麼會流落到這裏的呢？

羅林 自從我妻死後，我因為過于悲痛，患了幾個月病，印刷局裏不允許我再去作工，我便將家裏一切什物都折變了，到里昂去，謀得一點工作；後來又失敗了。也曾到過波耳多等處，上月始漂流到這裏。做乞丐已經一年多了。

乞丐甲 你始終在巴黎不好嗎？

羅林 在巴黎將永遠過不得活。

乞丐乙 這樣一個大城中，竟沒有你一寸的立足地！

羅林 上帝使我們這樣。

噫場片刻。

羅林 我今天還沒有一小塊麵包喫過。

乞丐甲 我也這樣。

乞丐乙 我也這樣。

羅林 我想這街上不適宜於我們求乞，我們應該到鬧市上去。

乞丐甲 不，這條街是城中有名的慈善家腐集的處所。

乞丐乙（指着男爵邸第的綠色的門，）便是這一家裏，男爵和男爵夫人，就非常慈善的。

乞丐甲 城中有名的施主。

乞丐乙（向羅林笑，）是你鄉親呢，也是巴黎產。

羅林 唔。

乞丐乙 你有過小孩嗎？

羅林 七年前有一個兒子，如今棄在孤兒院裏。

乞丐乙 你爲什麼不帶他回來呢？

羅林 不能養活他。我有一個很好的狗，名叫安諾，也因爲不能養活他，棄在巴黎。

乞丐乙 你總讀過書罷？

羅林 讀過幾年。

乞丐乙 那末……

乞丐甲 （拉羅林衣角，）男爵和男爵夫人來了。

一輛馬車很快地馳過，到男爵的邸第門首停住。男爵和男爵夫人

瑪麗一同下車。

馬車夫 這些封厭的東西又在這裡！

瑪麗 不要罵他們，那也是怪可憐的。

乞丐甲乙 老爺！夫人！

羅林 老爺！夫人！

男爵（取錢，分給他們。）

乞丐甲乙 謝謝老爺和夫人！

羅林 謝謝老爺和夫人！

瑪麗（聽了羅林的不改的鄉音，若有所思。向羅林，）賊，你是法國來的罷？

羅林 是的，巴黎，夫人。

瑪麗 你叫什麼名字？

羅林 唔，我嗎，我叫大偉都德，夫人。

瑪麗 你是？——哦，你為什麼流落到這里呢？

羅林 唔，我自五年前我妻死了之後，我的工作失敗了，以後曾到過

里昂，波耳多等處，都謀不着一點事做。以後便淪落，上月才到這里來，當乞丐已經一年多了，夫人！

瑪麗 這樣大的法國容不下你一個人嗎？（取錢，）你這樣的年紀就去求乞！（稍停，）既然來到這里，就在這里謀一些生活。（給錢，）去罷，好好地經營！

羅林 多謝夫人和老爺，我將不忘你的恩惠。

男爵和瑪麗一同進門去，馬車夫隨之。

乞丐甲 哦，兄弟，你今天交着泰運了。

乞丐乙 是不是，我說男爵和夫人都是最慈善的？

羅林 謝謝二位的指教。

乞丐乙 如今你打算怎麼辦？

羅林 我打算做小販去。

乞丐甲 很好。祝你好福！再會！

乞丐乙 祝你好福！再會！

羅林 再會，祝你們多福！

羅林下。茜紅的幕緩緩落。

第三幕

第一場

布景同第二幕。正是冬天，古樹上的葉兒都落盡了。

羅林推着一輛小車，彷彿在那里。男爵家的僕役從邸第開門而出。

僕役（見羅林，）啊，大偉兄，你好？

羅林你好，愛米兒兄？

僕役這幾天交易怎樣？

羅林還不錯。怎麼好久沒見你了？

僕役如今夫人病了，差事很多，連我也忙着。

羅林（一愕，）夫人病了？什麼時候起的？

僕役差不多有兩星期了。

羅林唔，我想夫人這樣慈善，不久就會好的，上帝將降福給她。

僕役 我也這樣想。但是醫生說是很危險。

羅林 唔，夫人給我偌大的恩惠，我還沒有報答；如今她病了，又不

敢進邸第去探望。

僕役 她也不在你報答；無非是一點心，我替你致意好了。

羅林 我很感謝你。

僕役 今天晚上音樂會演奏，你想去嗎？

羅林 我不想去。

僕役 我想偶然的娛樂也是要的，今天我請你。

羅林 唔。

從門裏發出男爵的七歲女兒的聲音。

花

琪

八五

聲音 愛米兒在那里？

僕役 在這裡，（向羅林，）小姐叫，我進去了，晚上見。

羅林 謝謝你，替我在夫人前請安。

僕役 我知道。（高聲，）小姐呵，愛米兒來了！

僕役下。紫葡萄色的幕落。

第二場

說不定是誰唱着挽歌：

人力的迫害，愛的福音；

皇帝，英雄，呆子，聰明人，
時機到了，同歸于盡。

世界何嘗隔絕，一切都平等，
而今夫人呀，你竟遙遙獨進！

而今夫人呀，你竟遙遙獨進！
但凡我是神，我將表跡大力，
救出世上一切的人，不使沈淪；
而我是弱者，我們都是弱者，
只有痛哭呀，涕淚沾襟！

幕展。墓園的牆外的路上，羅林蹣跚地走着。古柏從牆上探出頭來。寒鴉隊隊地飛着，一陣一陣哀怨的樂聲。

小販上。

小販 啊，大偉兄，你好？從那里來？

羅林 你好？男爵夫人死了，我剛送了殯，拋了花環，從墓園裏出來。

小販 男爵夫人真正是一個好人！可惜死了！

羅林 我這生命的前半，不用說了；如今能得着很安穩地過日子，都是夫人之賜。誰知我還沒有報答她，她先死了！

小販 那也是上帝的使命教這樣。你已經在她墓前拋了花環，也可以了此向平之願；夫人有知，也已很領你的情了。

羅林 雖然是這樣，心中不自覺地總是淒鬱。

小販 我勸你達觀些。一個恩人死了，雖可惋惜，然而你報謝她的機會還很多，而且如今你對她也已是很周全的了。你不要玩弄生命，自己享樂也是要緊的！

羅林 唔唔。

小販 現在你到那里去？

羅林 回家去。

小販 家在那里？

羅林 家在那里！？（淚下。）

小販 你又傷心了。跟我到咖啡店裏去喝一盃罷，也解解悶。

羅林 謝謝你，我要回家去了。

小販 同我去一趟罷，你自己也該保重些！

園裏送出一陣男爵的七歲女兒的哭聲。

聲音 媽呀！媽呀！媽呀！……

茜紅的幕落。

——一九二四，北京。

五妹

好像雨後的芭蕉一般，綠色的蠟燭，熒熒地燃着，那晶瑩透明的雨珠似的燭淚，不住地往下滴。小堂前黑簇簇，擠着一屋的人：母親倚着安樂椅，嚶嚶地啜泣；四姊一頭散髮，坐在地下乾哭，那兩隻眼睛，腫得如銅鈴一般，臉也哭得通紅，假如不經意，鳥兒飛過會把他當蘋果啄了；三姊呢，一壁擦淚一壁在忙着收拾東西；新回家的父親和哥哥，不住地在室中徘徊蹣跚，也屢屢歎氣。二姨媽站在門口，哽咽着說，「這麼個聰明俊俏的孩子，想不到只有這些壽，她活着我一

些好處也沒有給她，偕們枉做了姨甥一場！」說着，便「肉呀，苦命的外甥女兒呀」地哭了起來，板上靜靜地躺着，手臉顛顛得可憐；如若說像冬天北風吹後的樹枝，還不如用她自己常說的「我好像博物院裏供着的枯骨一般了」的話，來得更透澈；眼眶深陷，略帶淒苦的微笑。這是我的五妹，可憐呵，她如今死了！

六妹死在諸暨，五妹死在家中，似乎五妹強勝于六妹了。她未死的前一天，悽慘地對我說，「三哥呵，我要死了！」母親忙着說，「阿小，不會的，靜靜地睡罷！」然而她搖頭說，「不，我昨夜夢見廟裏有幾個人做棺材，我問他，『這是誰的？』他們都說，『爲小梅做的。』」所有的人都嚇得一跳，母親勉強安慰她說，「不會的，見棺

材有喜事，想必你的病要好了。」她也不答言，閉了眼睡了。

這天下午，父親和哥哥回家來了，她睜開眼來說，「爹回來了！」哥哥退出後，叫我同四姊說話：「這還了得！看的是什麼醫生？」聽了這話，寒了半截，忙問，「不碍事？」「那里還會好！」說着，一陣心酸，三人相對，不覺滴下淚來。

父親埋怨地對着母親說：「看來這病是不大容易好的！家中雖只女流，也該請個醫生看看才是；什麼求籤求佛，如今弄到這個田地！」母親早聽怔了，半日，方說：「那麼明天請個醫生看看才是！」「也不過……」父親說到這里，便咽住了。

第二天早晨，扶起她倚在牀上；穿好衣裳，正要請醫，她臉上漸

漸泛出紅光來，手指着窗門道，「娘，去，去，去！……」說到這裏，身子往後一仰，便不作聲了！醫生終于沒有看！

「小梅，小梅，醒醒罷！」然而她終不回來。合家老小哭得前仰後合，一面打發人燃燭燒紙。我嚎啕大哭一場，幾乎哭暈了過去。

做道場的來了，呶呶呀呀地不知說些什麼；一聲木魚一聲磬，都含有酸楚的意味，然而不知爲什麼一滴淚都沒有了。

幾日後將她的靈柩送往媽媽的墓旁的時候，我也惘然地，沒有哭也沒有說話，只是發怔。

隣家婦女都說：「這樣小的年紀死了，也有和尚道士超度亡魂，也給她做七，還要給她抬到祖塋旁去，父母待她總算不薄了。聰明也

有，福分也有，就是壽不修罷了。」

紅色的地毯蓋着小小的柩木，至今使我不忘。

——一九二三，北京。

五

缺

九六

南旋

一

親愛的西鄉：

最近的來信已收入了，你到西山去，很好；我也是極愛西山的，
古閣樓台，泉韻悠揚，香草依依，古木槎枒，這種景色，都能使人怡情
悅性，微嘆深思。有時跑到溪畔柳下，釣磯獨坐；有時闖進綠蔭深
處，漫誦低吟。無限的自然，無限的美，無限的神祕，都爲一人佔有，可
憐，我儘是這樣遐想，竟忘了此身正寂寞孤單地趕着荒涼的旅路。

近來身心不大舒服，所以很想到那里去靜養幾天，曾和你面說過；其實，我很想來西山的，只因江南有白髮的依門，而學還未成的妹妹又要嫁了！若不乘暑假回去，將來的變幻真是難以預測的。嫂嫂死了，不在話下；迴憶兩年前紅葉將落的時候，我冒險北上，家人都不忍我遠遠地去落拓飄零的，臨別時姊姊的兩行晶瑩的淚珠還時時呈現到眼前來。但如飛的流光，又整整是兩年了！

我這回出京，很有些人反對。他們的意思以爲暑假快完了，如其專爲修養身心，北京何嘗不好？幾天輪船火車上的生活，莫非能把不快的身心修養好了？他們的好意，我始終感謝，但他們實在未曾明白瞭解我。我都會和你說過，我知道只有你是深知我的。

你說，「回家去也未嘗不好，但這樣小的年紀，輟學終是不好的，暑假後一定回來！」

車窗外，細雨不住地洒着，西望我和你的北京，更聯想到你，猛感到此身又無歸宿地在飄零哩！所幸，天邊，晚霞更紅了！

車上太嘈雜，我只管暗暗地洒淚，佛經都沒有看。

託你轉給你妹妹的相片，想已收到？

鄉姊，你一個人在西山，也感得寂寞嗎？盼望我們早些回到北京——再見罷！

藍辛 八月八日京津車中

二

西鄉：

不知不覺中，一片沈着的秩序的車聲，從四點二十分到八點這幾小時內，已把我從北京送到天津了。在津擬小住幾日，因為有好些朋友要去看。

這回歸家，擬買舟南行。雖因為車上熱得難受，也因為迴憶昔日海洋生活的愉快，所以有這意思。預想那時曳着白衣藍裳的海的女神，將不住地和我凝笑哩！在船上，抬頭望繁星燦爛，新月如鉤，聽海風狂號，海濤長嘯。高興時便獨倚船舷，誦些心愛的詩句，便覺此身解脫，如身駕白雲。深思，深思，不禁悠然！

我不曾瞭解生命的價值，但我常感到死的悲哀。倘恍間，隱約

間，彷彿時時看到灰白的死神彷徨地靜靜地在我面前走着。大家都茫然地不經覺，他板着臉，永遠在我們室中徘徊，說些讚美死的話。夜鶯和吠犬更不住地頌揚他。我不能忍，我的臉純青了，我的口嗚咽了，我的流動的眼裏更不絕地落下美的淚珠來。我不曾瞭解生命的價值，但我感到死的悲哀了！

想像弔者白衣如雪，滿頭蒙上輕綃青紗，迷惘地淒怨地望着瑩黑的靈柩，荒涼的墳墓，愈覺到人生是何等的可哀！走在生命道中，原只是渺茫地不自覺地流水般地過去，但遺留在人間的，永遠地永遠地總只有悲哀呵！

我的話太頹喪了，知道你又許罵我；今天因為車上的倦怠，不能

多寫了。

藍辛八月八日深夜雨聲滴瀝時，天津。

三

我的鄉姊，

留在這里已經三天，連日連宵的陰雨，輕寒襲人。朋友們都回去了，只一燈熒熒，伴着我同坐小齋。窗外雨聲，點滴不息，想起去年時節，使我感到無限的悲涼和惆悵。

你嘗這樣說，「余常思：既生爲人矣，不能造福社會，爲一己計，得一二知友，優游林下，散淡自如，亦良得也。世事固可厭，豈

無片土清寧，容棲遲者盤桓耶？」你的話已寫盡我的意思了。我也常常想：月白風清之夜，在前臨長江後隣崇山的高樓上，涼台上，闌邊坐，抱臂深談。或者攜手跑到院中紫葡萄棚青藤羅架的下面，對坐絮語。彈幾闌悠揚繚亮的古琴，唱幾句幽嫺柔美的和歌，是怎樣靜恬，怎樣涼謫，只覺得這是充滿了愛的世界。因又呈現在我眼中，你那桃紅而又潤白的面龐，活潑而又沈着的姿態呵！「夜」正用黑紗覆蓋了全宇宙；四無人聲，只聽見簷雨續續地滴着。客店淒涼的境況，你能想像嗎？我輕輕地披上縞素的大褂；沈重的脚步，我在室中蹣跚着；和那雨聲，我，我呵，只能徐徐地唱挽歌了！

你屋中的海棠都開了嗎？在西山，你也只能獨賞了。我所不忘的，

你的也就是我的妹妹，不在你的膝上了，她，想是活潑勝常的，我私自很安慰。

我打算明天舟行。因為無聊才寫信，一寫便寫了一大篇，擾你的清寂，望再饒恕小弟弟一次罷。

你的藍辛 八月十一日天津旅舍

四

西鄉：

五日夜天津的悶雨，連夢魂都是顛倒的。今晚新霽，彩霞鮮紅。一抹斜掛在天邊，舉首遠眺，頗覺心曠神怡。

前日游俄國花園遇雨，弄得狼狽不堪。

今夕登舟，定明晨起旋，泊此一宵。凭闌看夜色，海風颯然來，吹面生寒。不耐久坐，蹣跚歸艙中。信手草成數行：

「天津晚泊」

久雨後，

輕寒襲人。

隔岸燈火點點，

天上雲影淡淡，

便遠樹也覺模糊。

船舷獨倚，

看——

柔波欲睡，

萬有都已入夢。

寥廓的黃昏，

只是無邊的淒寂，

更何曾有綺麗五色？

從此，

我看得此世漸漸地淡泊，

比薄醉更澹泊了！

此詩略覺恬淡；往日熱情，似絲毫無存。

我很悔我處事臨機，都似太稚氣，以致什麼事都會惹起人家的誤會：即如你父親也說我是迷塗的人；承你這樣信任我：「我很相信你只是……故而我願意與你……」尤使我感激不已。

「秋」帶了風和雨，才來了不久，秋意已深深了。連日看書寫字，心神微覺恍惚。綠陰深處的你呢？

藍辛八月十二夜，自河舟次

五

西鄉我姊：

昨早我醒時，才三點多鐘，艙中死靜，艙外却喧囂得極。一片嚷

嚷聲中，說是船開了——眼看着屋舍樹木，慢慢地倒退下去，使我愕然！

出白河，舟行渤海，一望蔚藍。

一日很快地過去，血紅的斜陽，漸漸西沈，映照着一片綠水，幻成紫葡萄酒的顏色。是這般壯嚴和偉大，渺小的我，只配頌讚，真不敢描寫。

黑暗中迎風獨立，飽看海面黃昏的景色。數着天上寥落的星火，太空無極；胸懷淡遠，真要與之同化。濤聲澎湃，令人悚然！

海水與船相追逐，但我仍跑跳自若，毫沒覺得頭暈；我雖不是「弄潮兒」，但是，西鄉，蒼茫的海上，原也是我的家鄉。

想着夕陽台畔，百花洲中，你獨自展經徐誦，觸景生情，也曾悼念到僕僕風塵飄泊滄海的你的人兒嗎？我此刻正又側着頭兒在寫信哩！

「能常看佛經，即不皈依，也可修養身心；我很望你如此，同時也可以勉勵我。」這話我很承認，我以為佛學也未始沒有研究的價值，祇不要一味地信賴他，醉心他就好了。

我的朋友雖不少，差不多都是泛泛的，所視為知心者，只你西鄉一人了！西鄉姊，前途有無窮的希望，蘭花路上有明燈點點閃爍着。盼我們努力！

芷青姊近狀怎樣？時常給你信嗎？

弟藍辛八月十五日勸海舟中

六

西鄉：

舟車跋涉，很不自在。但與自然界多接觸，便覺得比從前困處在北京時安適得多。時間的旅行原不及空間的旅行呵！

今天清晨醒來，洗了手臉，便到甲板上散步。朝陽微薰，曉霧濛濛；濕潤的海風，吹人生涼。忽然理會得這是舟上最後之一日，隨即回到艙中，整理行篋；海行四日，孤獨的人，曾無絲毫留戀的意緒。

百無聊賴，只好倚闌看海；想像昔日細雨絲絲，峭風颯颯，新秋的早晨，你我同看槐花；但如今又鴻泥漂泊，燕影分飛——你的戀戀

寂寞的哀感以及秋氣的怨涼，在微弱的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

我的旅路的伴侶，除一高麗學生外，還有一位可愛的小姑娘——她今年才十二歲。她的一雙滴溜溜瑩澈澈的眼睛，短髮拂額，使我記起你我的妹妹——南鄉來。我在行篋中檢出南鄉的相片給她看，我問她「你們像嗎？」她笑着說：「像是像的，不過我較她清瘦罷了。」隨後我覺得很惶愧了，幸而我還有蘋菓李子和花紅，我就滿握地給她，最後她說「喫不下，不要了」；我又送她些畫片——在畫片後面我寫上「送小姑娘，藍辛」幾個字。這些總算勉強給我遮羞。船不久進吳淞了，以後我們忙着走自己的路，我的小姑娘也不見了。

人總有苦惱；生命的現象，誰也不能打破，不生不滅之心才出現。所以佛家的無我說，實是最好的。不過絕對的無我，也很難做到；人只要有意識，便有了我。無我之意，便是融小我爲大我。但這些也只是高談闊論罷了；古往今來，東西南北，完全無我，我所知者，只如來一人。唉——

我希望我早些死了，生命的道路走完，墓門就在面前，我將毫無留戀地回到要回去的處所；近人有一句話說得好：「生死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能作如是想，一切便都豁然。但我這話不能對你說——你收到這信的時候呵，又要傷心到了極處了！請你原諒我，姊姊！——翻繾綣糾纏，徒添了淒切的資料——我們原也是弱者呵！

我這些都是頑話，希望你看了我的信不要過於難過，千萬，千萬！

這時候，我是私自正高興哩，因為我到家時，將收到許多許多的——你的優美的信和允許給我作紀念的你的……了。

藍辛 八月十七夜春申江畔

七

吾愛西鄉：

兩日上海，無意中數經昔年故居，平添了多少惆悵。迴首兒時鬥蟋蟀的情形，再來時，我已不是小孩了！想如水流光，匆匆過去；從

前笑嘻嘻和我點首招呼的樹木花草，一切一切，現在都板起沈錮錮的面孔，不再理我這失了童心的人了！

今晨離滬。坐在震蕩的車裏，我們慢慢向杭州進發了。滬杭道原是我的「娘裏房」，「走熟路」，但最近的過去，也已兩年了。一切都無改：嘉興湖影，泛泛如昔；臨平山色，青青依舊——只有我變了。

乘客逐漸稀少，最後車廂裏只剩我一人了。乘這機會，我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給你，以訴說我心中的怨懣；但無力的筆兒，往往寫得雜亂零碎，只無端枉費你無數寶貴的目力和光陰。

車快到南星橋了。下站後，天色將晚，輕舟過江時，我將高唱「晚

渡錢塘」了。

你的藍辛八月十九日溫杭道中

八

西鄉姊，

橫渡之江，日影初斜，滿天彩雲燦爛。遠望青山渺渺，近聽江水滔滔。匆匆過江，夕陽漸漸淡了，照見歸影清瘦。茶餘買棹，已是萬家燈火，處處黃昏。撩漿東行；望見蘆葦深處，漁船夜泊，點點紅燈熒火，倒映了水中的影子。夜深了，一片欸乃聲，將我催入睡鄉了。

天未破曉，睡眠微啓；沒聽到晨鷄的歌唱，只聞村犬野吠。塘路

上，孤墳峙立，石碑荒墳，胸懷忐忑不已了。

舟進古越城，已日高三竿。臥龍山，清涼涼地，好像正等我歸家哩！

到家了，景象大變：母親滿頭白髮，額紋深深；見遠游的兒子歸來，喜極欲泣。兄弟也正歸家，相與快談，一天光陰，不覺如飛地過去了。

燈影幢幢裏，我坐在昔日的書齋中，展卷寫這封信給你。

弟藍辛八月二十一夜，故鄉。

——一九三三年作。

湖上

夢影呀：你儘可離開！

你縱貴如黃金，這裏也有愛和生命在！

——哥德的湖上。

一陣又一陣的涼颼，颼颼地吹過，白沙隄上如煙的垂楊，翠縷長條，猗儺地隨風搖曳。

我們坐隻榴舫，（注一）一划一槳地在香泥（注二）浮漂的西湖水面

行駛。船頭喫水微微作響。如雪的遮陽，柔泛地飛舞，水花飛濺我們的單衣。

表弟同王君起始下棋，請我觀陣。王君悔了一子，把表弟的一個畸角都打起來，結果是表弟輸了。我悄悄飲完一盞茶，曼聲誦着「青山倒影水連郭，白藕作花香滿湖」的詩句。（注三）表弟請再下子，我仍看一會，忽想到此來是爲游湖，並非來觀棋的，便把視線移向船窗外去。

天上堆着朵朵閑散的白雲，含有許多雨意。嵐氣重重，曉霧橫過樹梢。艷陽已是淳淡了，卻似處女一般靜穆地偃臥在長隄上，夏蟬在柳叢中嘶嘶地無力地長吟。

潮洄而上，船攏三潭印月。真是好景緻！我們走過幾曲的橋，看

見九獅石。

「走了這些路，也沒見那里有三潭？」表弟煞住腳問。

「在前面，你怎麼心急呀，」王君回答，「這是放生池，池外有三塔，那便是了。每當夜靜，皎月映潭，儘清冷地徘徊，真使人煩心頓釋……」

表弟好像不理會，顧自走着。橋旁照相館裏送來一派絃歌的聲音。

「咱們照相去。」表弟忽然說。

「你們不久要走的，一定趕不上取，而且這裏的景緻也不十分好。」

「要幾天？」

「照例是七天——」王君沈吟着，又似想起什麼來地說，「喂，我問你，你隨着你表兄遠遠地到北京去，拋下怎麼大的家產，都交給管帳的，怎麼放得下心呢？」

這話有些蹊蹺，表弟無語，王君也無語了。

如蟻的遊人中，雜着一位女郎。正是髻年，一身都是嬌憨。緋紅的絲縷，綰住衣領，結成胡蝶翻飛的形式。賽丁香的闌干，鑲在藍湖縐的裙邊。綠紋的草帽，帽緣簪着兩朵大金黃，露出烏雲似的鬢髮，半掩住朝旭一般的雙靨。

大家都爲她迷住了，我也不妨暫時心醉。然而我是不應該的，雖

值此錦瑟華年，而紅豆青衫，正當忠心愛着不復再還的逝水，豈堪另
以秋水橫瞥，撩撥我淒弱的心絃？

仍是我划着船。湖水更加清了，水色樹影，處處蕭爽。我捲起輕
垂的長袖，盡力地用漿。這時，忽覺得我是一個英雄。——在男人
們，英雄實是光榮的稱呼。

到南屏晚鐘，正是半上晝，並不聞見鐘聲。走進淨慈寺，依舊是
紅牆短瓦。有幾個進香的人，正在拈香焚燭；滿殿氤氳，四壁燦爛。深
院更是閤靜，也引起我一些肅然的感覺。

爬上井臺，井泉滴滴地墮着。引統汲水，果然清淳。

天氣異樣地煩熱，山東草帽也抵不住夏陽的璀璨的光芒，流汗如

蓮葉上的露珠；不識者也許疑我們有這樣乖蹇的命運，到如今，臉上猶滿着唬痕。

母親叫我買念珠，我打算在靈隱天竺買，忽然想到淨慈寺的當也不错。我們既不得三昧，也不配做「拈華瞬目破顏微笑」的摩訶迦葉，老實說，僅僅懂得一些輪迴涅槃，無非稍事點綴；就是母親，也只在月白風清的時候，坐到廊上，念幾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佛國有緣佛法相因」的心經高王經而已。但念珠總要擇上好的，因為這是母親的吩咐。

走出寺門，看見四面都是青山環抱，紺光掩映，雷峯塔矗然立着。黃鳥睨睨，宛轉地鳴噪；宛如在樹叢中理結絲桐，又似花宮淋鈴，從

天外飛來一般。

此處很有倉田白羊城山之東端畫幅的風光。我有三年不來了，今得再來，不盡依依。但表弟似乎是大俗人，他並無心留戀這些自然美，總是記憶着一代傾城的名伶，「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學着梅畹華唱天女散花。

從岳墳出來的時候，已是中午了。看見前面酒樓掛着酒帘三五，我們便走向第一家。

酒座非常雅緻，招待員是一位十分妖嬈的女郎，她也認識字，開時總拿着書。表弟笑向我說：「可以做游龍戲鳳了。」

我默然，他們的談鋒却是更健，由游龍戲鳳隨又轉到小香紅梅。

陣，又是露蘭春，談得很是有勁。

表弟要求今晚看戲，我心中不願意，看看又已到女兒節，照例又該演「特別燈綵鵲橋相會」了。又是西皮二簧，又是梆子腔，又是古裝的霓裳，又是夏布大褂。什麼五色電燈，徒使人眼花撩亂罷。

王君也不大贊成，「你還年少，不經世故。出門人對於經濟，總應有把持，不要奢靡……雖然偶爾去走一遭也不妨。」

到「秋風秋雨愁煞人」(注四)的秋女俠墓前，我們便立住了。我淒然想着：革命，殺頭，烏鴉為什麼終於沒有飛到瑜兒的墳頂呢？(注五)

在故鄉，「古軒亭口」(注六)是常常走過的。來往在這樣的鬧市

中，誰還會憶起有這樣一段闇然的往事，惹起闇然的意緒嗎？於是我更淒淒了。

被催促和嘆息中，離開了風雨亭，隨即看見武松的墳。他們又娓娓地講景陽岡打虎等等故事。我仍不說話。我知道，連這座墳也是好事者流替他建立起來的，文人們本慣烘雲託月，水滸傳亦豈可信爲全真？——如今想來，我也未免太「膏柱鼓瑟」了罷？

上舟之後，天色漸漸沈暗起來；行雲如飛，似展黑綃于天末。王君嫌我太寂寞了，專誠同我談話。自荷馬談起，談到中世紀的行吟詩人，談到革命的雪萊，談到薄命的濟慈，而陶謝李杜，而「吾家博士」，最後便談到做詩。

王君主張詩必須是韻文，他說無論填Blank verse也能，做律詩絕詩也能，詩總要有韻的。

「無韻就沒有抑揚頓挫，幾乎讀不下去。」表弟也參加說。

我微笑了。王君他們自有精明的見解；我是不懂得什麼詩的，但淺見總以為詩應先決的事儘多，卻不在有韻與無韻。

魯迅先生嘗稱我為「詩孩」，可見我着實被人過譽了。其實詩與詩人（姑不論詩孩或詩翁，）是很隔閡着的；詩人未必一定要做詩；胡亂來幾句風花雪月的，豈可便稱為詩人？

渡舟到孤山，那去處甚是蕭靜。柳蔭下有人垂釣。那種不知朝市，不解歲月，渾然自得的神氣——我祝福他永遠享樂此自由的，雲霞

浮行的生涯！

順脚步到小青女士墓前，但見雜花開徧。翠綠穠柴：如繡綵文，如鋪錦罽。真是「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塙花滿樹紅」呵。儘低徊——幾尺孤塚，我來憑弔。漫擷山花拾礫石以紀此游。人笑我痴，我又何暇理會呢？

雨花紛紛地翻舞，遠遠翠黛都迷濛了，泛濫的波光，愈是瑩綠。我們跨上層階，小坐放鶴亭上。綢衫灑滿淚痕，帽子也濕了。

姑娘爲我們烹茗。畫上梅蘭的盃，映着新綠色的茶葉，分外鮮明好看。茶味清芬，至今回味起來，似乎猶有餘馨。幾年來異鄉飄泊，久不喫這樣的好茶了；我到飲茶時，但作懷仙句！

近來的西湖大異樣了，臨湖一帶，家家的別墅小築，密似魚鱗。白堊紅磚，長廊小樓，傲然自得。看那種不可一世的氣餒，誰也太息，我到北京後，評梅女士尙慨歎着對我說，「西子是已經西裝了。」

只有平湖秋月，古氣盎然，使我想起姑蘇城外的情景。聽馬嘶芳草，觀水面流虹。湖水千畝，一作碧色，薄陽輕雷，想風雨又要來了。這樣的：江南的風物，真是銷魂。

我最愛西泠印社，因為他有我友S姊具備的建築美，雕刻美，圖畫美和一種細緻微妙的音樂美。那地方真有說不盡的雄壯與使人的留戀，可憫渺小的我呵，沒有文藝之神賜我的銀毫，豈敢描畫！

回到湖畔的寓所，蹣跚在院中。南瓜的棚下，牽牛花和夜姣姣久

已開徧了。薛荔倒垂，一一如絲。已近黃昏，夕陽歛他潑灑的光芒，半空臥着幾朵灰色的野雲，向日葵低下頭去。

就在此中晚餐，杯箸聲裏，又談到日間的事。表弟口口聲聲的「岳武穆公」；王君不說湖上風光，且籌算着明日的游程與費用。只有我手上生了繭，是一天搖船的成績，曾惹得何女士的譏笑。

新識的何女士，是非常有說有笑的女子。穿一身白衣白裙，黃黃的臉，架着眼鏡。她也來參加談話，而所說的幾乎都是幽默。她說我是何那託爾，但實際上，我只是一片被遺棄的霜葉。

晚間甚是幽涼，露沾短髮，單衫怯怯。方是七月天氣，而淒淒盈耳，恍然已屆秋深。回首日來湖上之游，如隔一世！

近來我似乎變了，一年不知一年事，甚至一天不知一天事。詩人希勒來爾 (Schiller) 說得好：“Noch im Grab, sieht er nicht die Hoheit nunt auf.”（「人不獨已死，而且已經埋葬了，他還眼把把地想復活呢。」）誰都是這樣的罷。

至今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家總愛叫我「什麼什麼」呢？聽說這是含有愛慕之意，又是異樣不安的稱呼。但我每次攪起鏡子，隨時都有自己淒涼顛顛的影子。……夜中入夢，又到西湖。站在湧金門外，清清的湖水，照見我的青青的衣裳。

——南國日記之一，在京華改稿

（注一）五月中造的船，湖上舟子稱為櫓舫。

(注二)湖水甚淺，淤泥浮沈，相傳積自西湖廟宇歷代傾瀉的香灰。

(注三)明釋梵琦作曉過西湖。

(注四)秋女俠的詩句。秋墓已他徙，墓前有風雨亭。

(注五)參看魯迅先生小說藥。

(注六)全前。

卷 五 一三三



(權 作 著 有)

環 花

作 珍 席 孫

版再月二年〇三九一

冊 一 全

角 三 洋 大 價 實

行 印 局 書 亞 細 亞 海 上

